



## 藝術之道：李商隱「無解的迴圈」與「心有靈犀」

郭淑玲

元智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 摘要

每位藝術家都有其獨特的「藝術之道」：藝術家是以什麼眼光在看世界？以及其深切的關懷為何？藝術家在面對相對有限的「生命」之於互古的「宇宙」，他是怎樣進行理解？本文以晚唐詩人李商隱的作品為例，標題取為「無解的迴圈」與「心有靈犀」，是想點出李商隱詩作中透顯的某個面向，那便是宇宙和人生的處境有時不免陷入一個永恆的回繞，且幾近于「無解」？但，藝術家卻靠著心靈的「想像」而超脫其上？！「藝術心靈」作為「轉化」人間理想真實的憑藉，李商隱以穿透性的「洞察力」為我們演繹，綿延竟千年！

**關鍵字：**藝術之道、李商隱、心靈想像、藝術轉化



## The Logos of Art: the Unsolved Circles and the Spirits of Mind in the Poems of Li Shang-Yin

Shu-Ling Kuo\*

In this thesis I try to find out the logos of art. As we know each artist has his (her) unique view and philosophy about life, world, and cosmos. Usually, artist show loving care and profound grief for people. So, I wonder how they resolve and transfer the dilemma of their life. I chose the poems written by Li Shang-yin (Tang Dynasty famous poet) to show the way of art. The poems of Li Shang-yin let us realize that there maybe have no absolute solution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life, but we can use imaginations of mind to transfer the dilemma situations. The insight of artistic mind and spirit will cheer us to overcome and get the wisdom of philosophy.

**Keywords:** Logos of art, Li Shang-yin, Mind imagination, Art transformation

---

\* Lecturer (part-tim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Yuan-Ze University.



## 一、前言

我們在談「藝術」時，往往認為藝術家都是天賦異稟、才華高人一等之人，這大概是沒錯的，如果不是有什麼「過人」之處，其實是很難完成藝術的獨特性——「藝術家」封號的成立，很大一部份原因就是創發了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和風格。能在歷史上脫穎而出的藝術家，彷彿「上帝選民」，人們往往將其藝術成就歸功於「天份」，或是浮泛的讚美其才華和創作技巧如何高超等等？但如果只是一味強調「天賦」的不可取代性、或陳述主觀性的讚美詞，其實也無助於我們領會藝術堂奧？標題取為「藝術之道」，是希望透過藝術作品的解析，試圖點出每位藝術家獨特的藝術之道來：藝術家是以什麼「眼光」在看世界？以及其深切的「關懷」為何？雖說「天賦」每人或有不同，但生命的共同遭遇卻無分古今，甚且，藝術家比之芸芸眾生對「磨難」更加敏感！但不同的是，藝術家卻將遭遇化為「藝術」，為世界帶來驚歎！

這篇文章要談的是：藝術家在面對相對有限的「生命」之于亙古長存的「宇宙」，他是怎樣進行理解的？藝術家有何獨到的「心靈之眼」，能比一般人更加看穿「表像」世界而達到超越時空的「實存」？此外，也想瞭解：藝術家是怎樣看待人間的磨難？甚且如何透過創作而「反轉」、開啟一個新世界？不管是屬烏托邦的藝術幻想、或日後果然實現成真，藝術家透過一生創作的表達，無形中潛移默化改變了人們慣有的思維和眼界。本文以晚唐詩人李商隱的作品為例，標題取為「無解的迴圈」與「心有靈犀」，是想點出李商隱詩作中透顯的某個面向，那便是宇宙和人生的處境很難一言以蔽之，有時不免陷入一個永恆的回繞，且幾近于「無解」？但，藝術家卻靠著心靈的「想像」而超脫其上？！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sup>1</sup>，心靈乍閃的光芒，讓生命逐漸一點一點的反轉、創造、並打開新局！詩人靠著「想像」超脫出人生的困窘，雖尚未達到「超凡入聖」的境界、或「宗教」上精神的超脫，但其深入人間的愛與憎，深刻體證宇宙「無解的迴圈」、但人卻可憑藉著「心之靈犀」而反轉局面——彷彿太極中的「一陰一陽」、見證著「一陰一陽之謂道」中「藝術之道」的啟動契機！

## 二、天地之間無盡的迴圈

晚唐詩人李商隱<sup>2</sup>，他的詩被認為最晦澀難解、充滿「謎」一般的意涵，同時也被認為最「藝術化」。他與盛唐詩人杜甫、李白、王維等人齊名，且在詩評家的眼中，李商隱直承杜甫詩之堂奧——清代詩評家薛雪在《一瓢詩話》<sup>3</sup>中說：「有唐一代詩人，唯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施補華在《峴傭說詩》<sup>4</sup>中亦云：「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濃麗之中時帶沈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sup>5</sup>當代詩詞專家葉嘉瑩則說：「杜甫七律的影響雖大，沾溉雖廣，得其一體的作者雖多，然而真正能自其意象化的境界悟入，而能深造有得的作者，卻並不多見，有之，則唯一值得稱述的，便該推晚唐時的李義山了…」<sup>6</sup>她認為杜甫以其博大溢出於事物之外，而義山則是以其深銳透入

<sup>1</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133-136。

〈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sup>2</sup> 李商隱（813 年—約 858 年），字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詩人。

<sup>3</sup> 《一瓢詩話》，中國詩論專著。作者薛雪（1681—1770），字生白，號一瓢，江蘇吳縣人。

<sup>4</sup> 施補華（1835—1890），浙江烏程人。曾國藩視其為狂士。著有《澤雅堂文集》、《峴傭說詩》。

<sup>5</sup> 葉嘉瑩著《迦陵談詩》，臺北，三民書局。頁 120。

<sup>6</sup> 葉嘉瑩著《迦陵談詩》，臺北，三民書局。頁 120。



於事物之中，葉嘉瑩說：「杜甫之情得之於生活體驗者多，而義山之情則得之於心靈之銳感者多。」<sup>7</sup>我們日常生活中琅琅上口的表達，很多是出自李商隱的名句，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sup>8</sup>、「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sup>9</sup>、「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sup>10</sup>、「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sup>11</sup>、或「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sup>12</sup>、「不問蒼生問鬼神！」<sup>13</sup>等等。李商隱的詩句凝煉精美、擅長用典，也往往營造「現實」與「夢境」之間相互穿透、交織、既真且幻的風格！李商隱有何藝術魅力？竟能橫越千年時空的阻隔，而讓現代人心有戚戚焉。這位一生鬱結、漂泊、困頓的藝術家，憑藉其詩作，不僅讓繁華落盡的晚唐迴光返照，更見證「藝術」超然獨立於時空、且歷久彌新！民國初年美學家王國維<sup>14</sup>曾說：「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sup>15</sup>又說：「詩人對自然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

<sup>7</sup> 葉嘉瑩著《迦陵談詩》，臺北，三民書局。頁121。

<sup>8</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399-400。

〈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sup>9</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493-495。

〈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sup>10</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717-718。

〈嫦娥〉：「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sup>11</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749。

〈登樂游原〉：「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sup>12</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386-389。

〈無題〉：「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  
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sup>13</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314。

〈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sup>14</sup>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晚號觀堂。浙江杭州府海寧人，國學大師。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中西美學大家，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金石學、甲骨文、考古學等領域成就卓著。著有《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曲錄》、《殷周制度論》等書。

<sup>15</sup> 王國維著《人間詞話新注》，臺北，里仁書局。頁106。



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sup>16</sup>以此來說明李商隱詩人的本質內涵，很是中肯。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sup>17</sup>

用字極簡煉的李商隱，往往在詩句中呈顯「天、人、地」三者緊密連結的動態關係來。「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可以看到「人」架構在永恆流逝的「時間」和「空間」的背景中，但卻能「回轉」和「歸返」於天地。第一句中的「白髮」點出「時間」，而「江湖」的意象也與「時間之流」相呼應；第二句「回」天地「入」扁舟，動態的表現「空間」的大小變化來。這兩句詩是李商隱表白縈懷於心的願望，那便是希望於世間有所作為後，到了晚年得以歸隱江湖；「功成身退」而歸隱江湖或山林，一直是讀書人深受儒家、道家所影響的夢想。「永憶」兩字，表達原本就存在於心、屬高懸的理想，表永志不忘！但「吊詭」的是，「憶」字有已然成為「過往」、或曾經有所「遺忘」，代表的是曾有的「消逝」而又再度「回返」；李商隱以「永憶」來表示銘記於心，卻不說「永記」，彷彿要透過「回憶」、「追憶」的暗示，指引我們進入古老的「記憶」？「永」字帶出「亙古長存」之感，具有超越「時間」、「空間」的暗示；而「憶」字所喚起的過往記憶，卻讓人掉入一個瀰漫著朦朧、漂浮、及時間流逝的夢境——「永憶」兩字將此時、此刻、此地隔絕開來，在古老不變的「永」、及時間流逝的「憶」之間，形成「往而復返」的狀態，一如「江湖」的流轉。將看不見的「永憶」，轉化為可見的「波流」意象、且與「白髮」所代表的時光消逝呼應，我們於是進入「時間之流」不停息的「迴圈」狀態！

<sup>16</sup> 王國維著《人間詞話新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118。

<sup>17</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115-117。

〈安定城樓〉：「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淚，王粲春來更遠遊。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鸕鶿竟未休。」



第二句「欲回天地入扁舟」——「天地」相對於「人」而言，是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詩人動態性的表達「欲回天地」，表現出吞吐宇宙的氣魄與大力，並將極高遠廣大的「天地」壓縮納入相對渺小的「扁舟」，使得「空間」瞬間由極大到極小！——「回」字帶出逆旋、橫掃風雲、與驚天動地之感，就在這樣大氣魄、有所作為之後，人便可安然的歸隱、自由自在的泛舟於江湖之上；這般盡了人間責任後得以安享的「心靈自由」，一直都是讀書人的嚮往！詩人憑藉無遠弗屆的「想像」吞吐天地，顛覆現實中大、小、內、外的關係，「天地」被吸納入「扁舟」，而裝載著天地的「扁舟」又重新浮泛於「天地」之間！「天地」既大、又小，「扁舟」雖小、亦大；大不儘然大、小也不儘然小；而內、外亦然，皆可「翻轉」！且由此衍生，「扁舟」形成一「小天地」，而外在廣大的「天地」相對於宇宙「大空」來說，也仿如一小「扁舟」，也是在「大空」的承載下飄流？！第二句尾的「扁舟」與第一句「江湖」又相互呼應，讓畫面呈現相互銜接的動態回流，於是我們也就隨詩句匯入「太極」的無盡迴圈之中！

### 三、無解的迴圈：在「確定」與「不定」之間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錦瑟〉<sup>18</sup>

李商隱的代表作〈錦瑟〉表達出千古愛者的心情：「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陷入情網而無法超脫的「當時」，隨著「時間」的遷移，再回首

<sup>18</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493-495。





時，只留下徒然的「悵惘」！標題「錦瑟」，李商隱藉物寫情、寫得物我交融！在〈錦瑟〉一詩中，我們看到李商隱展現「一陰一陽」的創作手法：「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錦瑟的五十根弦恰對應詩人的年華半百，這般的巧合，遂引發詩人一種「沒來由」（無端）的心緒來？普通的琴弦，當介入主觀性「無端」的感受時，錦瑟也「無端」流動起來了，彷彿「物」也受「人」影響而在空中飄散紛飛的聲響？「一弦一柱思華年」，善感詩人看著「不動」的琴弦和琴柱，對應自己一年一年消逝不見的「華年」，惹得「思緒」萬端！固定、不變、可見的「物」，與飄動、流逝、不可見的「思緒」和「光陰」，呈現「一陰一陽」的對照，「人」比之「物」的無端心緒和年華傷逝，使得「確實」的物也飄浮起來！「一實一虛」的藝術手法，讓我們也掉入一個充滿「不確定」、幻化的場景。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運用兩個知名典故：「莊周夢蝶」和「望帝啼鵑」，來表達莊子的「真實」與「夢境」孰真？孰幻？以及，望帝將「寄望」託付予「不可寄望」？——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莊子〈齊物論〉

「莊子」（人）與「蝴蝶」（昆蟲）之間可相互替換：到底「化為蝶」是「人」在作夢？還是「化為人」是「蝴蝶」在作夢？還是二者本不可「分」？原本在現實世界中壁壘分明的「物」與「我」，在「曉夢」這般模糊、朦朧、不真確的狀態下泯除了界線。「莊生曉夢迷蝴蝶」中的「迷」字發人深省！「迷」字代表「迷失」與「不解」，但也具有「謎」的暗示，意謂「迷」（謎）本身已暗藏解





答，只要加以領會，便具有了「悟」的契機！——「迷」、「悟」一線間，翻轉「迷」便是「悟」？但執著「悟」、卻又將落入「迷」中？李商隱在「莊生曉夢迷蝴蝶」中凸顯「迷」字，呈現出或許有可解、或許無可解「迷」的樣態？是否暗含莊子「人」與「蝴蝶」不分的領悟本身也是一種「迷」？——莊子化為「蝶」，超離人間所處的世界，且「自喻適志也」，那份「超離」之心、嚮往「不分」的宇宙原型境界，在人間的現實中根本無法存在，所以說莊子這無法實現成真的「洞悟」，相對於人間現實，豈不也是另一種「執迷」與「迷惘」呢？於是，我們又陷入一個「無解」的迴圈？乃是因「表像」與「真實」的吊詭，以及存在人間中重重迭迭的「迷」（謎）、與「悟」（霧）所形成。

同樣的，「望帝春心托杜鵑」，「望帝」（人）將最珍貴的「春心」（情）託付予「無可寄望」的「杜鵑」（鳥）？或許，「寄望」的本質，便是在抵達「無望」之際，卻仍保持著不泯的「寄望」？李商隱深切洞悉人間處境，如果不是窮盡人類所能的「極限」，如何會有「迷」和「托」呢？翩翩飛舞的「蝴蝶」、和知時返復的「杜鵑鳥」比之人類，顯得更接近「上天」、且應合「時節」！如此，李商隱也彷彿暗示包括莊子、望帝、和自己，都有「生不逢時」之慨？！李商隱表達「窮盡極限而不悔」的，還有諸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等，在在表達其藝術人格的真誠執著！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所營造的意象，涵攝「天、人、地」三者相互連結、互為一體的宇宙觀。滄海蘊藏的「珍珠」、比之天上的「明月」和人間的「淚」，而人所流下的「淚」、又如「珍珠」和「明月」；又將「夜空」視為「滄海」、或比之「人間」的黯然神傷，都將因月的柔光而帶來一絲溫暖。「藍田日暖玉生煙」也是如此，大地蘊藏的「美玉」比之「暖日」，而「煙」的氤氳瀰漫、又恰似「陽光」無私的普照；冉冉飄飛的「煙」的意象介乎「人



間」和「仙境」，更將人間凝結、無法脫解所流下的「淚」的意象，轉化為向上飄升、彌天漫地、揮拓開來的灑脫！葉嘉瑩說：「義山所藉以表現其意象者，則多屬現實本無之事物，如莊生之曉夢，望帝之春心，明珠之有淚，暖玉之生煙，乃皆為假想之事物。…而義山之以假想之事物，表現心靈之銳感的境界，較之杜甫以現實之事物，表現生活中現實之情意的境界，實當為更精微更進步之表現…」<sup>19</sup>李商隱的詩句非常講究，不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且還「陰陽交合」、相互涵攝，尤其將「天、人、地」三者緊密連結，還融合為一。絕妙的「對偶」和「對句」，李商隱所展現的不僅是文學技巧的問題，而是他觀看世間的「心靈之眼」，是如何的在「天地萬物」中看到「有情人生」？而又在不得超脫的「人間」處境中看到屬「天地」和「萬物」的本然天真？！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兩句膾炙人口的詩，真是傳誦千年！在這裡，我們看到李商隱處理「時間」的巧妙！詩人說「此情可待成追憶」時，我們彷彿看到「現在」的場景，而「可待」和「成追憶」則暗示「未來」；但第二句又說「只是當時已惘然」，卻讓讀者發現原來「此情可待成追憶」的「此情」早已成為「過往」！李商隱處理「時間」的方式並非線性思考，他讓「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相互涵攝，類似「集合」的概念。同時，「此情」的「此」也不單指「現在」進行式，而暗含有「永恆不變」之意，即便人事、時間已更迭，但「此情」亙古長存！李商隱詩作中的「時間」，除跳脫「線性」關係外，也幾乎都具「全幅」展開的狀態，如：「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中的白天「曉」到「夜」，「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夜夜心」，還有「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從「生」到「死」等等，都顯示「時間」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周而復始、永不停息的迴圈！相對於生命時間的「有限」，能比

<sup>19</sup> 葉嘉瑩著《迦陵談詩》臺北，三民書局。頁 121。



之亙古長存的、大概就是人間不悔的「情」吧！

#### 四、心靈的「想像」：超越「空間」的極限

「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李商隱不僅在處理「時間」上逼近「極限」，「空間」處理亦然！「人」雖受制於時空和人間的現實，但卻可以「心靈」超越之——「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遙遠、不可見、或根本不存在、虛幻的「蓬萊仙境」，詩人卻以「此去無多路」來勸勉？由「此」作出發點、到相對的「彼岸」，在物理空間上已不可能，只剩下「心靈」可到達；而「去」又有「一去不復返」的況味！「此去」到可能不存在的「蓬萊」，跟本無可「計量」？「多」或「少」、「近」或「遠」，在失去判斷「基準」的情況下，如何能說「無多路」呢？面對可能「無限」的彼岸，相對「有限」的人間現實，只剩下心靈的「想像」和「期望」才可能面對無限！詩人以「殷勤」兩字道出心中殷切的期待，且付託神話傳說中的信使「青鳥」來代轉情意，詩人已清楚超越「極限」的不可為，卻仍「不死心」？「探看」是一種可見、可感的狀態，面對不存在的「無限」，人唯有秉持「寄望」來超越？「看」連結「空間」關係——「空間」的可見、相對於「時間」的不可見，假使「心靈」得以超越極限的「空間」，那麼，運用的能力便將是「看」的能力。反過來說，假使「看不見」，似乎「空間」的存在便有可議之處了？「空間」因「光」而有、而「得見」，假使沒有「光」，「空間」也等於不存在！「心靈」的「想望」成了一道幽微的光，化現為「探看」的可能，也因此開啟了一個迥異於現實的藝術世界！詩人付託「青鳥」殷勤「為」探看，「為」字下得很妙！憑藉「心靈」超越「不存在」與「不可為」，卻還以相當具體的性



的「為」字來認真執行？使得「殷勤」的渴望更加驅迫、且幾乎是在「幻想」中成真？李商隱無可救藥的「浪漫」，即便面對「虛無」也化現為「有」；即便到達無法再跨越的「邊際」、也還憑藉「心靈」去延伸。藝術到此，便只剩下「存乎一心」——人的意志、想望、和心靈，也宛如「青鳥」般自由往返於「有限」和「無限」，在二者之間交織出既無可奈何、而又充滿無限可能的「想像」真實！有關「青鳥」的意象，神話學專家王孝廉說：「古代人們相信人死之後，魂魄化為別的形體而生活在另一世界的信仰，尤其是炎帝之女，死後化為精衛的神話。人死以後魂魄化為飛鳥的思想更是世界各民族所共同的思想。」<sup>20</sup>又說：「帝女神話中出現的人神之間的悲劇性的戀愛，給後世的中國文學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這樣的神話內容往往經過一種自我變形而到純文學的範疇之中，做為文學中的衝擊力量而活躍著…」<sup>21</sup>

## 五、想像「時間」：時間的「非線性」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夜雨寄北〉<sup>22</sup>

李商隱的詩一直在「確定」和「不定」之間遊移，呈現出一種既為難、但又充滿期望，使得現實處境瀰漫著飄忽、遊離、與夢境之感！存在著「可能性、但卻又無法「確定」，以及不願輕言放棄的「期待」心情？三者形成一個回繞的迴圈。〈夜雨寄北〉這首千古名詩，道出詩人無法「確定」的狀態：「君問歸期未有期？」無法確知何時返回？原因是「巴山夜雨漲秋池」，現實上受困於

<sup>20</sup> 王孝廉著《中國神話世界》臺北，洪葉文化。頁 57。

<sup>21</sup> 王孝廉著《中國神話世界》臺北，洪葉文化。頁 57。

<sup>22</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354-355。



大風大雨而歸不得也！就在現況膠著、動彈不得、無可作為的情況下，詩人卻「靈光乍閃」，先跳開眼下的困局，開始「想像」日後相聚時的溫馨畫面：「何當共剪西窗燭？」在日後可能的相聚中，兩人促膝、秉燭夜談——「卻話巴山夜時！」聊的內容竟是此時此刻、詩人受困于巴山夜雨的處境。

李商隱在這首詩中，展現處理「時間」的高妙能力，消解掉時間的「線性」思考！人們通常以「時間之箭」來表示「時間」一去不復返、和不可逆的屬性，但李商隱卻打破「過去」、「現在」、「未來」單向前進的結構，而是藉由「想像」之力，將「現在」歸不得也的處境變成「未來」聊天時的素材——藉由「想像」，人得以先暫時脫離現今受困的處境，運用「時間」的想像，受困者反而成為「觀看者」，且隨著想像的畫面「超脫」出來，如此，「時空」就在「想像」中移位而發生變遷！「卻話巴山夜時」——詩人「想像」相聚的情景，彷如「回馬槍」一樣，在這句「大回轉」，把對「未來」的想像拉回「此時」，而「此時」所發生的種種便成了日後聊天的話題。李商隱舉「重」若「輕」，憑藉一點「靈光」，讓原本不可逆的「時間」在腦海中大搬移，於是「時間」形成一個「小迴圈」：詩人在「現在」想像著「未來」的場景，但假使「未來」可能相聚時，目前的「此時」將已然成為「過往」，而我們就可在「未來」變成「現在」的聚會中，聊聊已成為「過往」的「此時」。詩人運用「想像」預支未來，不管未來能否「兌現」？——「卻話巴山夜雨時」讓「現在」、「過去」、和「未來」一起「同時性」呈現。人憑藉「想像」的畫面，就可以跳脫被切割、和設定的「時間」序列。

在這裡，我們看到「藝術」翻轉「現實」的可能性，憑藉的有兩點：一是靠著無遠弗屆的「想像」之力；二是打破分割式、不可逆「線性序列」的時間思維。從第二點來說，「時間」的本質原不可分割，「過去」、「現在」、和「未來」是「相對性」的狀態，憑藉「想像」讓「時間」同時性存在，也就是說「恢復」



時間本來的樣態！人存在於現實中的「膠著」狀態，有時可能只是「一時之間」的問題，等「時空」發生位移，或可輕易脫解？在動彈不得的情況下，人所能做的或許便是靜下心來「想像」、或者「放空」等待「時間」的變遷。在「想像」的當下，心念已然轉圜，隨著「想像」的擴大，心境逐漸改變。「想像」在僵固、膠著的現實處境中產生一個「裂縫」，成了可能扭轉局面的「契機」！「藝術」的「想像」無遠弗屆、充滿著各種「可能性」！李商隱靠著想像「時間」、及時間的「想像」，將眼前受困的情景「轉化」為未來歡愉的素材，隨著「時間」的變化，所有的「現實」都將改變！這非凡的「想像」之力，說明李商隱卓越的「洞視力」，能看穿「時間」的本質，以及「現實」乃由諸多「因緣」和合而有；隨著「想像」挪移「時間」，相對的、因緣和合的狀態也就打破了！李商隱的詩句引發「時間」、「現實」、和「生命」本真思索的一個面向，亦即「幻化」！--時間、現實、和生命也都在「幻化」之流--「幻化」無窮無盡的重組、變化、更迭，在「確定」與「不定」之間迴圈，我們看到佛家、道家美學的展現。

## 六、「藝術心靈」連結「宇宙奧秘」

「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

獨敲初夜磬，閑倚一枝藤。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北青羅〉<sup>23</sup>

不得志的李商隱，經歷晦暗、鬱結、困頓、和漂泊的一生，也與其身處的時代晚唐一樣，見證著曾有的繁華落盡、徒留夕陽餘暉的璀璨！詩人憑藉「藝術心靈」經歷一生，即便「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sup>24</sup>，他還是寫

<sup>23</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743。

<sup>24</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676-677。

〈贈鄭讜處士〉：「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寒歸山觀隨棋局，暖入汀洲逐釣輪。





下諸如：「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sup>25</sup>、「秋陽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sup>26</sup>等珍重一絲生意的詩句；而「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更是他一生的堅持與表白——「世界」只不過是一粒「微塵」，「人」相對於「天地」來說，雖說是相當渺小，但卻擁有「愛」與「憎」的自由，不管因此歡愉或受苦？！詩人晚年寫「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時，已將繁華璀璨的藝術心靈，轉化為平靜、孤寂、寒意中帶點溫暖、知足、尋常的「修道者」心情——「落葉人何在，寒雲路幾層？」詩人放眼天地，「人」在廣闊、綿延無盡的「天地」中，真是飄零如落葉、而又渺若煙雲！「天地」長存，而「人」終將「歸止」於何處？詩人在此已將殷切關懷人間的眼望向「縹緲」的天——「獨敲初夜磬，閑倚一枝藤」，這兩句詩既是描繪僧人、但也是詩人自我的表意：每敲下的一記磬聲，都彷如天地初始的「瞬間」，深深的將永恆的黑夜劃分開來！每一記磬聲都代表無盡黑暗的終結，充盈著「天地初開」的光明，以及昭告天下的隆重歡慶！——詩人與亙古長存的宇宙「心有靈犀一點通」，可以自由的回到宇宙初始的瞬間、參與天地造化，但他卻以「閑倚一枝藤」般閒散、老邁、悠緩、平常、堅韌的姿態在人間，似乎已與世無爭、平息了眾聲喧嘩，曾經懷抱殷切的憂國憂民、如今已轉為遁世消隱的一介老叟！「世界微塵裡，吾寧愛與憎！」最後兩句話說得很重，即便具有「悟道」、「入道」的資質，詩人仍宣示留在人間，隨著眾生的愛憎情愁流轉！可以說李商隱有著詩人特有的「浪漫」情懷，但也可以說就是詩人的徹悟：那便是人間的愛與憎，豈不就是「悟道」和「入道」的資糧和路

---

越桂留烹張翰鱸，蜀薑供煮陸機尊。相逢一笑憐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sup>25</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283-284。

〈晚晴〉：「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並添高閣迴，微注小窗明。越鳥巢幹後，歸飛體更輕。」

<sup>26</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37-38。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衮〉：「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  
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





徑？！

作為一個終其一生深度關懷「人情」流轉的詩人，李商隱比之同時代的人，更細膩體察各種「情感」樣態，尤其側寫女子為情黯然神傷的畫面，更是令人動容！如：「落花」一詩——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

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落花〉<sup>27</sup>

詩中女子的情人已離去、終究不復返了，女子「失落」的心也宛如「落花」般飄散！女子由於極度失落、整個世界也因此傾覆，她恍恍惚惚、歪歪斜斜的遊走著參差的曲陌，期盼追索離去者，但即便走到路的盡頭、且時已將盡，也是「喚不回」！但女子雖肝腸已斷、卻還執著「望眼欲穿」，幾乎是「停駐」在心碎的「瞬間」，除了「盼望」外、別無辦法？！於是，一個原本象徵美好、希望的「春天」，便在傷心失意的落空中悄然消逝，等詩中人物神智稍回復時，只有淚沾衣襟了！我們隨著李商隱的描繪，在滿園飛花、如夢似幻中，看到一位女子的「傷情」，她已無法自己，也彷彿「跌落」既真且幻、時間停駐的「夢境」，夢中場景唯有「傷心」與「專情」——專心於自己的傷情！但吊詭的是，如此這般「想不開」的專情與傷心，卻讓人「遺忘」了「時間」！人在極度「專情」的「傷心」中，竟然進入一個「沒有時間」的處境，也可以說是「非人間」（或類似「仙境」）；詩中女子的「芳心」在不知不覺中「向春盡」，等再度「回返」時，才猛然覺醒而淚流滿面！李商隱以極敏覺的「藝術心靈」，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傷情」的夢境、或幻境，也隨著傷情思緒散亂紛飛、迢遞送斜暉，一直到達路的盡頭，只能「停駐」、再也「過不去」，因已到達「人」的極限！倘若再

<sup>27</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253。



「越界」一點，人便進入「無終無始」的「非人間」、也可能因此就「一去不復返」！一如〈嫦娥〉詩中所表達的永恆憾恨：「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詩人極盡「人情」之邊界，往返於「有時」與「無時」、「完整」與「碎裂」、「無心」與「專情」——小小的「愛」與「憎」，大大的譜寫人間樂曲，無論是歡與悲、遺憾或永恆！——

「煙爐銷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sup>28</sup>

「人間」相對與「天地」的亙古長存，顯得如此的「有限」與「渺茫」，一如暗室中即將「油盡燈枯」、恐又將陷入黑暗的漫漫長夜？但詩人憑藉「藝術心靈」的「轉化」之力，又將「氣數將盡」的世界再往前「延展」一點，即便「煙爐銷盡寒燈晦」，但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即便只是一小步，便將是「童子開門雪滿松」——又將開啟另一個廣大、令人眼睛一亮、充滿著純淨而又嶄新的天地！「天地」又在不知不覺中、默默的為生命的「更新」預作準備！在人處於世界的「盡頭」，不知如何是好？以及「無可作為」之際，詩人所秉持和守護的，便是一股看不見的信念，那便是「相信」天，以及願意更有耐心的等待「時間」！詩人流轉無數人間的愛與憎，忠實紀錄「人情」之歡愉與傷感，留駐生命悲喜的瞬間化而為永恆詩篇，如果世間存在「通天梯」的話，那麼，每個真情實意的人生詩篇，或可讓我們得以在宇宙「無盡」的迴圈中，踏上既如夢似幻、但卻又殷切真實的上升之梯，憑藉的是詩人般的「心之靈犀」！二十世紀德國大哲海德格（Heidegger, 1889-1976）在其巨著《林中路》中提到做為「詩人」乃

<sup>28</sup>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頁 720-721。

〈憶住一師〉：「無事經年別遠公，帝城鐘曉憶西峰。煙爐銷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



意謂著：「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因此詩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時代裡道說神聖…」<sup>29</sup>，以此話來形容李商隱，也是相當貼切！「藝術心靈」作為「轉化」人間理想真實的憑藉，詩人李商隱以無數優美、精湛、穿透性的「洞察力」為我們演繹，綿延竟千年！

### 參考文獻

李商隱著《玉溪生詩集箋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

葉嘉瑩著《迦陵談詩》，臺北：三民書局，2001。

王孝廉著《中國神話世界》，臺北：洪葉文化，2006。

王國維著《人間詞話新注》，臺北，里仁書局。2005。

石朝穎著《藝術哲學與美學的詮釋問題》，臺北，人本自然。2006。

---

<sup>29</sup> 石朝穎著《藝術哲學與美學的詮釋問題》，臺北，人本自然。頁 187。

